

苏国勋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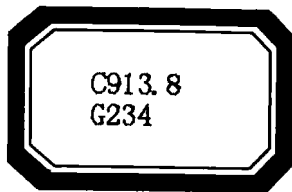
STIGMA

污 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美] 欧文·戈夫曼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社会学名著译丛

污 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美〕欧文·戈夫曼 著

宋立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C913.8
G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社会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06675-4

I. 污… II. ①戈…②宋… III. 边缘群体—研究
IV. 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1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学名著译丛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美〕欧文·戈夫曼 著
宋立宏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675-4

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
定价:16.00元

社会学名著译丛

总 序

学术名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的。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向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什么“顶峰”之类。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真理,它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简言之,这是一种有用即被采纳的实用理路。因此,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就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里譬如几年、几十年就会被超越、被颠覆。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这样说并不否认社会研究也有其

方法论的方面,而是说它与意志论和形而上相比只居次要地位。不消说,后两方面都与研究者本人的传承、学识、洞见、表达能力等学术修养方面有殊多关联。这也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家及其文本居于核心地位的存在理据。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科学并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摹本几乎成为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构成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统一科学观要求社会科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仅把经验事实视为思想的源头并减少对经典关注的理由,因为经验主义在关注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选择事实所依据的启示性原则。这种启示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本质上先于经验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的探究毫无疑问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但同样明确的是,社会研究除了经验事实之外还要关注能对经验观察提供启示的那些原则,即还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性思辨。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来说,社会学就是这样地处于经验论与先验论、实证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张力中,因为它所要研究的是由人们的行动结果所造就而成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处在的第一级表层物理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人的第二级深层意义结构;它毕竟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且还是由意义—动机引发的行动所构成的现象,即社会的物,亦即由观念构成的实在。职是之故,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在经验观察、量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在标志人类理智成长的社会理论领域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造就成群星璀璨、相映成辉的繁荣景象。

由这些大家阐发的不同启示性原则之间也有歧见,因为每一种

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原理对外物的一维解释,只要坚持首尾一贯性做到逻辑自洽,就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又不能自诩是对外物穷尽无遗的把握。这些启示性原则并不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种在时间中流动呈线性累积的进步特征,而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约定。故科学研究越是抽象化、一般化,其具有的累积性特征就越少。这些启示性原则与其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际准,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关于这一标准的最低程度的共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仰赖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相对一致的利益、旨趣和偏好的支撑,表现了个人从审美上、哲学上、诠释上、观察上等方面对作为现代性之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领悟的表意能力。归根到底,作为这些启示性原则之结晶的经典,类似一种顿悟式的人类理智能力的偶然性(个体性)贡献。它或由于对人类精神状态和主观倾向的睿智洞察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之穿透力,或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敏锐性重构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及其规律的揭示,或由于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评判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而成为经典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中心,进而构成社会理论中具有范式般指导意义的三大传统,为人类理智在社会领域继续向上攀登奠定了基础。

人们通常把这些大家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事实所表现出的想象能力、穿透能力和批判能力直白地称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意即经由一代代大家们累积起来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包括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愫,这些是社会学的“根”或“灵魂”。社会学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的学科意识,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灵魂。无异于取消了自己存在的理据。这里强调大家及其文本在认识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目的在于克服时下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只罗列经验事实不作理论思考的流弊,避免由此导致对社会现象的

4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单面、一维的理解。对社会学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哺育了几代学人,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提升汉语学界学术水准居功至伟,海内外华人学界同仁有口皆碑。现今又专门辟出社会学名著译丛系列,这一举措对于充实和扩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模效应可谓锦上添花,而对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研究水准不啻雪中送炭,可说恰逢其时。

谨以上述感怀序写于丛书付梓之际,并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勉。

苏国勳

于2006年岁末

前 言

十多年来,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目前已有一些佳作论及污名,即论及没有资格获得完全社会接受之人的处境。^{〔1〕}此类著述由于有用的临床研究不时出现而渐渐丰富,^{〔2〕}其框架结构被不断运用于各种新类型的人。^{〔3〕}

在这篇论说文^{〔4〕}中,我想回顾论及污名的某些著述,尤

〔1〕 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社会学家是勒梅特(E. Lemert);心理学家有列文(K. Lewin)、海德(F. Heider)、登博(T. Dembo)、巴克(R. Barker)和赖特(B. Wright)。尤其要参看这本书:B. Wright, *Physical Disability—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它为我提供了许多可以一再引用的引文和许多有用的参考书目。

〔2〕 例如,F. Macgregor *et al.*, *Facial Deformities and Plastic Surger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53)。

〔3〕 例如,C. Orbach, M. Bard, and A. Sutherland, “Fears and Defensive Adaptations to the Loss of Anal Sphincter Control”, *Psychoanalytical Review*, XLIV (1957), 121—175。

〔4〕 较早的摘要版本刊于 M. Greenblatt, D. Levinson, and R. Williams, *The Patient and the Mental Hospital*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7), pp. 507—510。随后一个版本于1962年4月13日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南方社会学学会(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作为麦基弗讲座(MacIver Lecture)宣读。目前这个版本受助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律和社会研究中心,属于校长委员会资助的青少年犯罪研究。

其是那些流行著述，以看看社会学能够从中获取什么。我将试着把论述污名的材料从相近事实中抽取出来，显示在单一概念格局中怎样才能经济地描述这些材料，并澄清污名与越轨这个主题的联系。这项任务将使我阐明和利用特殊的一套概念，它们有关“社会信息”，即个体直接传达的自身信息。

亲爱的寂寞芳心小姐：

我现在十六岁了，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你能指点一番，我将不胜感激。以前是小姑娘，感觉没这么糟，反正已经习惯了街区里的小伙伴取笑我，可现在我也想要像其他女孩那样交男朋友，周六晚上也能出去，但没有男孩约我，因为我生下来就没有鼻子——虽说我的舞跳得好，身材苗条，父亲还给我买漂亮衣服。

我一天到晚坐着打量自己，哭个不停。我脸中间有个大洞，不说别人，自己看了都会吓着，所以男孩不愿约我出去，我也不怪。妈妈爱我，但她一打量我，就会失声痛哭。

我干了什么，非得遭受如此可怕的厄运？就算我确实干过些坏事，一岁以前也干不出来啊，而我却生成这副模样。我问爸爸，他说他不知道，但可能我出生前在另一个世界干过什么，也可能我正在为他犯下的罪受罚。我不信这个，因为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该不该自杀呢？

您忠诚的，

绝望人

摘自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的《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第14—15页。

目 录

第一章 污名与社会身份	1
一些初步概念	2
自己人和明白人	27
道德生涯	44
第二章 信息控制与个人身份	58
丢脸者与会丢脸者	58
社会信息	60
可见度	67
个人身份	70
传记	85
传记性的他人	90
装	98
信息控制的技巧	124
打掩护	139

2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第三章 群体定位与自我身份	143
暧昧	144
职业呈现	147
内群体的定位	152
外群体的定位	156
身份的政治学	168
第四章 自我及自我的他人	171
偏常行为与规范	171
正常的越轨者	176
污名与现实	182
第五章 偏常行为与越轨	188
译后小记	198

第一章 污名与社会身份

希腊人显然擅长使用视觉教具，他们发明“*stigma*”（污名）一词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光彩。这些记号刺入或烙进体内，向人通告携带者是奴隶、罪犯或叛徒；换言之，此人有污点，仪式上受到玷污，应避免与之接触，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后来，在基督教时代，此词又被添加了两层隐喻：首先指神圣恩典的身体记号，表现为皮肤上发出来的疱疹；其次是医学上对这种宗教典故的称呼，指由生理紊乱引起的身体记号。^{*}今天，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的含义有点接近最初的字面意思，但更适用于耻辱本身，而非象征耻辱的身体证据。此外，令人关注的耻辱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研究者几

* 译按：关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污名，参看 C. 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LXXVII (1987), 139-155. 在基督教传统中，保罗曾宣称自己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ta stigmata tou Iêsou*，参见《加拉太书》6:17）；后来的传统认为这种印记通常出现在虔信者双手双脚或靠近心脏的部位，象征分担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疤之痛。

乎从未花力气去描述污名的结构性前提，连为这个概念本身下定义都没有。因此，看来一开始有必要设法以某些非常一般的假设和定义进行勾勒。

一些初步概念

社会确定了将人分类的方法，对于各种类型的成员而言，整套特征显得普通而自然。社会布景(settings)确定了会在那里遇到什么类型的人。在确定的布景中，千篇一律的社会交往使我们无需特别留意或思考，就能应付预料到的人物。因此，一位陌生人一来到面前，其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有可能让我们预见到他的类型和特征，即他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该术语由于既包含了诸如“职业”这类结构特征，又包含了诸如“诚实”这类个人特征，所以比“社会地位”这一术语要好。

我们依赖我们拥有的这些预见，并把它们转化为规范的期望、转化为正当提出的要求。

一般来说，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提了这些要求，或者意识不到它们是什么，除非出现一个有效问题，即这些要求能不能实现。只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一直在做某些假设，比如假设面前这个人应该如何。因此，我们提的要求最好叫做“实质上”(in effect)提出的要求，而我们赋予此

人的性格最好被当做是在潜在回顾中做出的——这“实质上”是性格刻画、是一种虚拟的社会身份(virtual social identity)。此人拥有的能被事实证明的类型和特征,将被称为他的真实的社会身份(actual social identity)。

看着眼前这位陌生人,他拥有某种特征的证据会油然而生,这种特征使他区别于他可能成为的其他类型的人,使他变成不太令人欢迎的一类——极而言之,此人要么邪恶透顶、要么十分危险、要么极其虚弱。于是他在我们心中沦落了:一个健全平凡者由此沾上污点、受到轻视。这种特征就是污名,若它能使人大大丢脸,则肯定是污名;这种特征有时还被称为弱点、缺点或缺陷。它由虚拟的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一种特殊差距构成。注意,虚拟的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还存在其他种类的差距。比如,有种差距能让我们将某人重新分类,把他从一种预见的社会类型转到不同但却同样容易预见的类型;还有种差距能让我们改变对某人的估计,把他往好的一类分。还要注意,并非所有不受欢迎的特征都与污名有关,只有与我们关于某类人应该怎样的成见不吻合的那些特征才有关。

这样,污名一词将用来指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但应当看见,真正需要的,是用语言揭示各种关系,而不是用它描述各种特征。一种特征既能将某类拥有它的人污名化,也能确认另一类人的平凡,所以其本身谈不上丢脸与

否。比如，美国有些工作希望从业者受过大学教育，这使岗位上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隐瞒实情；而另一些工作又使岗位上个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隐瞒实情，以免被当做失败者和局外人。与之类似，出生于中产阶级的男孩，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他去图书馆而感到局促不安；但某惯犯却写道：

例如，我记得以前不止一次去住所附近的公共图书馆，每次都前前后后看上几次，然后再走进去，生怕有熟人站在周围，看见我这么做。^{〔1〕}

同样，愿意为祖国战斗的人会隐瞒身体缺陷，以防他申报的身体状况让他丢脸；后来，同一个人因痛苦不堪而想离开军队，会成功获准转入军医院，但医院如果发现他其实没有感染急性病，他也会丢脸。^{〔2〕} 故污名确实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虽然我不打算继续这么说，原因部分在于，在我们社会的几乎任何地方，某些重要的特征都会让人丢脸。

〔1〕 T. Parker and R. Allerton, *The Courage of His Conviction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2), p. 109.

〔2〕 参看：M. Meltzer, "Countermanipulation through Malingering," in A. Biderman and H. Zimmer, eds., *The Manipulation of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1), pp. 277-304.

污名一词及其同义词隐含一种双重视角：蒙受污名者是否觉得他的与众不同已经为人了解，或者一眼就能看穿？抑或他觉得它既不能为在场者了解，又不能立即被他们察觉？前者涉及的困境是丢脸（discredited），后者涉及的是会丢脸（discreditable）。这种区分很重要，即使某个蒙受污名者可能对两种情境都有体会。我将先谈丢脸者的处境，再谈会丢脸者的处境，不过两者不一定截然分开。

可以提出三种差别很大的污名。首先是对身体深恶痛绝，即痛恨各种身体残废。其次是个人的性格缺点，比如软弱的意志、专横或不自然的情欲、叛逆而顽固的信念，还有不诚实；这些可以从记录在案的精神错乱、关押监禁、吸毒上瘾、酗酒、同性恋、失业、自杀未遂和激进政治行为中推断出来。最后还有与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集团意识强的污名（tribal stigma），这种污名可以通过血统传播，让全体家族成员都染上。^{〔3〕}然而，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污名那里——希腊人心中的那些污名也不例外——都可以发现同样的社会学特色：某个人本来可以在普通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但他拥有的某种特点却会迫使别人注意，会让我

〔3〕 在近来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英国，下等身份充当了重要的集团意识强的污名：如果孩子飞黄腾达，不合常理地摆脱了最初的身份，父母的过失——或至少他们的周围环境——还是会追究到他身上。管理阶级污名自然成了英国小说的一个核心主题。